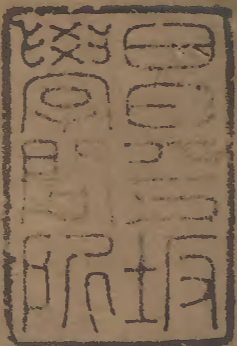


古列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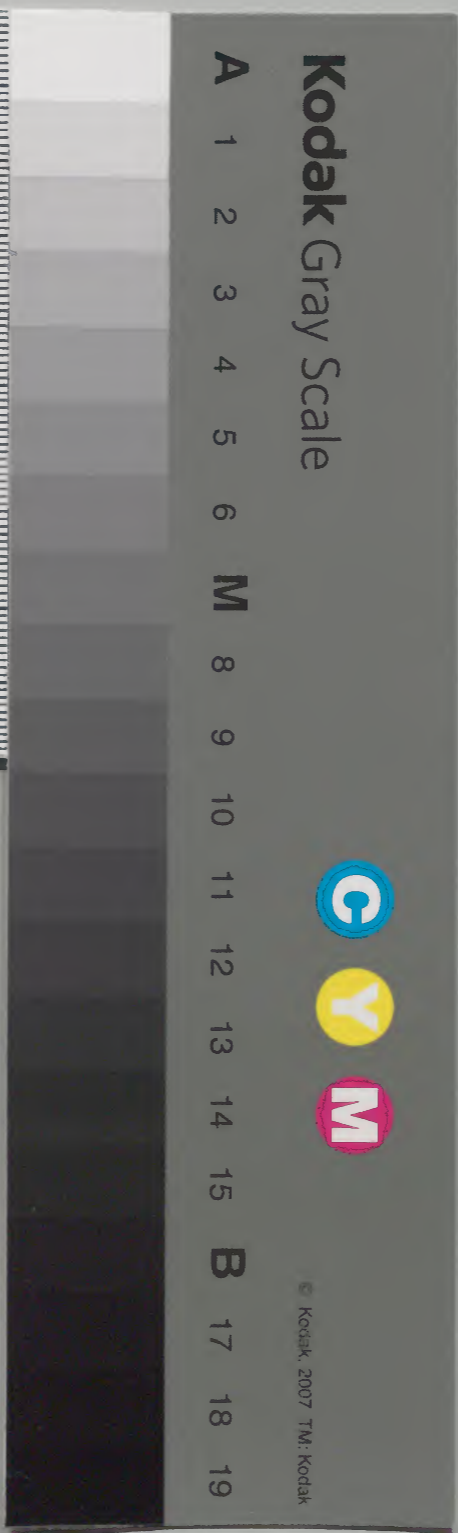
六之七



| | | | |
|---|---|---|---|
| | | 八 | 漢 |
| | 九 | 五 | 書 |
| 一 | 六 | 七 | 門 |
| 四 | 三 | 八 |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庫 | 文 | 閣 | 內 |
| 二 | 八 | 漢 | |
| 九 | 九 | 五 | 書 |
| 函 | 四 | 七 | |
| 六 | 冊 | 號 | 類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番號 | 漢 | 8957 |
| 冊數 | 4 | (3) |
| 函號 | 290 | 61 |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竊戚欲見相公道無從乃為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相公因出竊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相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竊戚稱曰浩人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人母少少母弱人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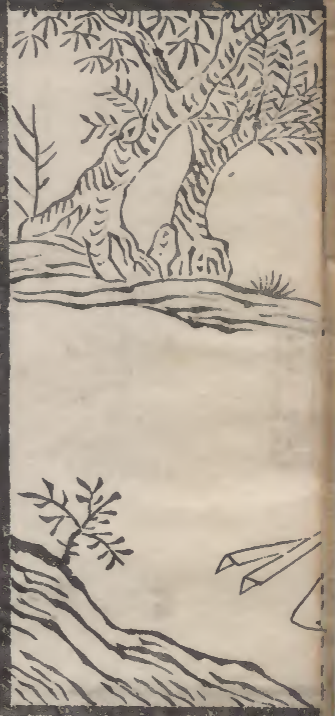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
時乙為郢大夫有入王宮中盜
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
如家無幾何其母亡布八尋乃
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
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
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之寡
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
不盜而巫之楚国有常法母曰
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
王曰其使人盜奈何對曰昔孫
叔敖之為令尹也道不拾遺門
不閉閤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



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窳戚窳戚
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
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
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此窳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
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窳子因以為佐
齊國以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此
之謂也

頌曰 桓過窳戚 命管迎之 窳稱白水 管仲憂疑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子為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緹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為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千鎰母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母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母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母動心 既歸家處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母金布



三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為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葭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夫人之衣而絕纓焉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



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是君之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公怒弓工 列其勞苦

將加以刑 公遂釋之



四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婧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陳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愛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充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蘖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故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



五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
 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
 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
 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
 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
 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
 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
 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為之表
 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



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
 夫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以槐之故殺嫡之父孤妾之身妾恐
 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
 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
 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
 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
 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
 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
 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豈其然乎此之謂也

景公愛槐
 奔告晏子

民醉折傷
 稱說先王

景公將殺
 晏子為言

其女悼惶
 遂免父殃



六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
 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女
 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
 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
 曰為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
 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
 楚逢天之暑我思譚二頌乞一
 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
 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
 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
 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
 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
 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
 軫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
 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
 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
 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
 曰辨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
 也
 頌曰
 辨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冤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阿谷處女



曰嚮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締給五兩以授子貢曰為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締給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往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游 子貢三反

阿谷之南 女辭辨深

異其處子 子曰達情

欲觀其風 知禮不淫



趙津女媼

趙津女媼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媼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歷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媼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媼攘卷摻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



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谷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被以爲夫人媼乃拜而辭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媼通達而有辭詩云來游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趙簡渡河
操檝進說

津吏醉荒
父得不喪

將欲加誅
維久難蔽

女媼恐惶
終遂發揚



八

趙佛昉母

趙佛昉母者趙之中牟宰佛昉之母也佛昉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昉之母將論自言曰我不當死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出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



九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
 姬也威王即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
 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
 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
 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
 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
 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
 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
 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
 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
 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
 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
 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
 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焉在論中
 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无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
 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
 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
 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肸既叛 其母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母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問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
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
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
王視其辭不合於意乃召
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
妾媼之幸得蒙先人之遺
躬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
之下侍明王之讌泥附王
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

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惓惓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
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而與之
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汚柳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
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不躡履過李園不正冠
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
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哭城城為之崩亡士嘆
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城市妾之冤明於白日
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莫為毫釐此妾之罪二
也既有汚名而加此二罪義固不可以生所以生者
為莫白妾之汚名也且自古有之伯奇放野申生被
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死不復重陳然願戒

大王群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執政國殆危矣於是
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即墨大夫以萬戶烹
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
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
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矩強秦

圖見後



十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
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
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胷皮膚若漆行年四
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
棄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
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
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



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
 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
 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
 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
 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
 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
 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
 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
 矣今夫人不容于鄉里布
 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
 何竒能哉鐘離春對曰無

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父曰竊
 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
 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
 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
 齒牽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
 命鐘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
 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
 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
 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
 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
 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
 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

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塩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塩君為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塩之女
稱國乱煩
遂立太子

干說齊宣
宣王從之
拜無塩君

分別四殆
四辟公門

圖同前



十一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



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
 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
 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
 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
 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
 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
 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
 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
 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
 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
 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

加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
 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
 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游得一聖
 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
 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自止王大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
 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
 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奇文
 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饜時也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不為變常

卒升后位

東郭採桑

王召與語

名聲光榮

閔王出游

課辭甚明



十一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母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无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類及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為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声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久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也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

六卷

十五

孤逐女

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知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為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為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蠶娘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為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頌曰齊逐孤女造襄王門女雖五逐王猶見焉謂也頌曰談國之政亦甚有文與語三日遂配相君



十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項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項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適五百里之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姪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為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率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為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



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无尾者年既四十无太子也國无強輔必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乱且成而王不改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无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闊達一患也宮垣衣綉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飢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為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為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礼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嘒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楚处莊姪 雖為女童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陳国禍凶



十四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洒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



十五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益衣冠異章服以為戮



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為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八 終沒後言



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剛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新刊古列女傳卷之七

○孽嬖女傳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礼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為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与末喜及宮女飲酒无有休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乱失道驕奢自恣為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韉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



二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所奢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宮諛臣群女咸獲所欲積糟為上流酒為池懸肉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為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輒墮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



之以為樂龍逢進諫曰君无道必云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以為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尚不厭食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与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乱驕揚
 桀既无道 又重其荒
 女奴軌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為商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
 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
 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繫
 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
 藏聚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
 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繫
 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
 謀之化為玄蜃入後宮宮之童妾
 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
 時產无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
 童謠曰檠狐箕服寔亡周因宣王
 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檠狐箕服之
 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逃閔
 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



至無日紂怒以為妖言妲己曰吾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於是剖心而
 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
 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
 紂乃登廩臺衣宝玉衣而自殺於
 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
 於小白旗以為亡紂者是女也書
 曰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詩云君子信盜乱是用暴匪其止
 共維王之中此之謂也

頌曰
 妲己配紂
 紂既无道
 指笑炮灸
 遂敗牧野
 或乱是修
 又重相謬
 諫士刳囚
 反商為周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

衛宣公姜

侯悉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卒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卒烽火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咎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无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興配幽王

廢后太子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往追之壽已死矣及子痛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竟終元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无良此之謂也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乱由姜起

孽嬖傳

五

魯相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相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相公將伐鄭納厲公既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相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相公怒禁



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
公享相公酒醉之使公子
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
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
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
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相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脅
維女為亂 卒成禍凶



六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
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
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
使大夫宗婦用幣見大夫夏甫
不忌曰婦贄不過玉帛禽鳥以致禮
也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鞫物
也今婦贄用幣是男女無別也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
可乎公不聽又冊其父相公廟
宮之楹刻其桷以夸哀姜哀姜
驕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
牙哀姜欲立慶父公薨子般立
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



七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為夫人驪姬欲立奚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間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屈則

氏立叔姜之子是為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齋襲弒閔公于武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哀姜好邪
 延及二叔
 慶父是依
 齊桓征伐

淫于魯莊
 驕妬縱橫
 國適以亡
 酖殺哀姜



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
 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二屈
 驪姬既遠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
 對曰吾聞申生為人甚好仁而強
 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
 必亂國无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
 君二未終命而歿君其柰何胡不
 殺我无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
 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為民與
 為父異夫殺君利民二孰不戴苟
 父利而得寵除亂而眾說孰不欲
 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
 子而先殺紂母彰其惡鈞死也母
 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
 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為

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柰何而可
 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
 君乎公曰不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
 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
 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施
 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
 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犬死飲
 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
 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為君有父恩忍之况國人乎
 弑父以求利人孰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尔其圖
 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
 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

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及逐群公子乃立奚齊獻公卒奚齊立里克殺之卓子立又殺之乃戮驪姬鞭而殺之於是秦立夷吾是為惠公惠公死子圉立是為懷公晉人殺懷公於高粱立重耳是為文公亂及五世然後定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又曰哲婦傾城此之謂也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為權

果弑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圖在前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惠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于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為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善之長也亨嘉



九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无匹內挾伎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為大夫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于宜掩之今自子率居而為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尔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无害也泄治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国立午是為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

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自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佚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終不能補



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亡其尸其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即位巫臣娉於齊及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方懷婚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言

壁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由公族分



十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二



人奔莒更以崔杼為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因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淫於慶尅
譖愬高鮑
好禍用亡

厥行亂失
鮑牽是疾
遂以奔亡
亦以專喪

十一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姊也美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日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開崔子之疾也不開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眾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子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先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侍臣不敢聞



十二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聩知而惡之南子譏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聩奔宋靈公薨蒯聩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聩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埋之母也埋相出公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聩蒯聩曰子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與盟許以姬



命公踰牆而逃崔氏射公中踵公反墮遂弑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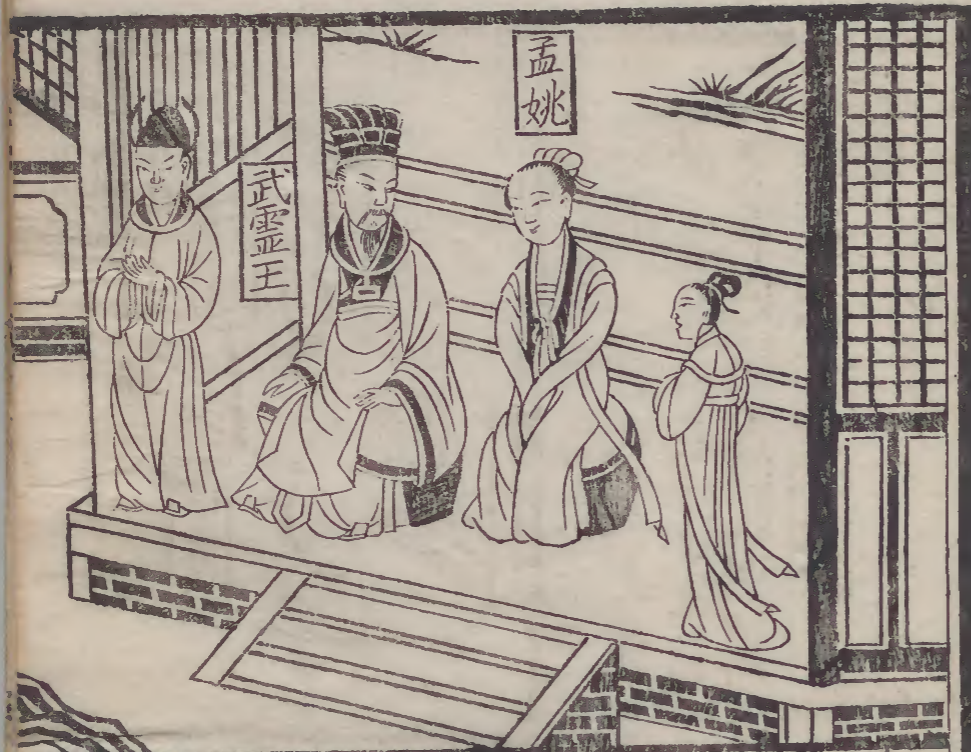
頌

齊東郭姜
禍及明成

崔杼之妻
爭邑相殺

惑亂莊公
父母无聊

母咎是依
崔氏遂滅



十三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
 趙武靈王之后也初武靈王娶
 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
 后章為太子王嘗夢見处女鼓
 瑟而歌曰美人焚焚兮顏若苕
 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
 莫我羸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
 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
 后而入其女孟姚甚有邑焉王
 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
 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无慈
 孝之行王乃廢后与太子而立
 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
 文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封章於



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
 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
 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
 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諧彼崩贖 使之出奔
 惺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乱交錯 咸以滅身



仁宮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荅顏 神寤趙靈 廢后具戎 子何是成

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群臣宗室見章儼然也反臣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父恩哀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兌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閉之兌因圍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即解兵吾屬矣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雀鷩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

十四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考烈王元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為春申君舍人乃取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



之遂生子悼立為太子園女弟為后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為幽王后有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為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尽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為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餒此之謂也

習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為嗣 既立畔本 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十五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亂與不亂在寡人為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嘉為太子倡后既入為姬生子遷倡后既嬖幸於王陰諧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為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為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武安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
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
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
不能勝秦趙遂滅為郡詩云人
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墮廢后適
淫亂春平
受賂云趙

貪叻無足
執詐不慙
窮意所欲
身死滅國

古列女傳孽嬖第七卷終

天
保
崇
禎

